

“亲历”后的批判和借鉴

——论《预约死亡》体现的死亡认知

李 想,尹海燕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3)

【摘 要】毕淑敏通过朴素、直白的语言在小说《死亡预约》中展现了不同的人对死亡的复杂感受和矛盾心理。同时,毕淑敏自己以一个“亲身体验者”的身份阐释了作为隐含作者的她的对死亡的零度体验与大胆关注。小说对中国人落后的传统死亡观进行了批判,对西方现代死亡观有选择的拿来,呈现出作者对死亡独特的认知。

【关键词】毕淑敏;死亡认知;亲身体验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0)02-0038-03

毕淑敏的小说主题绝大多数都是对死亡的深度关切与冷静描述。可以说死是她小说的生命支撑和力量源泉,没有对死亡这一人生终极命题的热情关注,就没有毕淑敏小说的重要成就。在其众多的以死亡为切入点的小小说中,中篇小说《预约死亡》是对死亡感受最直接、最深刻的,也是最能使读者产生共鸣的。生老病死是自然法则,任何一个人人都避免不了。人诞生的那一刹那,既意味着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同时也意味着这个生命正一步一步地走向死亡。死亡是人生最后面临的问题,也是人生不得不面临的问题。海德格尔认为,死亡作为现实的人即“此在”的终结乃是“此在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确知的、而作为其本身则不确定的、超不过的可能性。死亡作为此在的终极存在在这一存在者向其终结的存在之中”。^{[1]110}也就是说,死亡这种人员本己的可能性不是人在存在以后的某个时候偶然产生出来的,只要人存在,他就已经抛入了这种可能。“死亡是一种此在刚一存在就承担起来的去存在的方式”。^{[1]124}所以死亡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一直伴随着我们一生的一种“存在”。

由于人们对“死”缺乏了解,尤其是对即将死亡的那一短暂时刻的感受一无所知(因为每个人体会到那刻的感受后就去世了,别人无从了解)。人死的时候难受吗?人死后有灵魂吗?如果人死后有灵魂,那么自己死后会上天堂还是下地狱,或者说两个地方都不接收,只能做个孤魂野鬼?所以人们不管是在意识的还是潜意识中都会对死亡产生一种焦虑和恐惧。中华民族是十分忌讳死亡这个话题的,我们都是乐生哀死的。但是死亡又是那么的不可逆转。你可以拒绝一切,但不可以拒绝死亡。拒绝可以把世俗的一切圈在外面,好像一座荒凉的

古堡。但死亡会大踏步地越过藩篱,镇定地挡住你的去路。^{[2]295}这就让我们不得不认真去审视它。中国自古以来真正敢正视死亡的作家很少,即使在现当代文学里也不多,但是毕淑敏是当代作家中认识和探究死亡最出色的一个。她对死亡有着深刻的体验,在她的意识中有一种现代的死亡观,她一直期盼通过文学作品把这种死亡观传递给民众,以此来更新人们对死亡的看法,减轻死亡给死者和家人带来的痛苦。

毕淑敏从事文学创作以前,在西藏高原干了11年的军队医疗工作。她是一名医术精湛的内科医生,正因为这个,她才不得不经常遭遇别人的死亡。在目睹了许多死亡之后,她对死亡的认识也不同于其他人了。她真切地感受到了人们对待死亡的传统认识很不合理,因此她在小说当中把这些不合理真实地表现出来并试图给人们一种合理的死亡观。对死亡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是很难的,一个正常人对死亡有什么样的体会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他自身没有体验过。如果以小说的形式写出来就更没说服力了。所以毕淑敏为了表现“我”对死亡感悟的深刻性与真实性,就通过“亲历”的手法,让“我”到一个临终关怀医院观察行将就木的老人的言谈举止,与生病老人以及医生护士进行对话交流,甚至“我自己”亲自睡到无数过世老人睡过的床上去实地感受。这样一来小说的真实性增加了不少,这种“亲历性”的写法也成就了《预约死亡》在毕淑敏小说中的成熟地位,同时毕淑敏的死亡观念在小说中也得到充分表达。

毕淑敏医生的特殊身份使得她在关于“死亡主题小说”的创作之前就已经走出专职作家的沙龙,他亲身体验过小说所要表现的某种生活环境,甚至

自己长时间的加入到了那种生活当中,所以其所拥有的与所要表现的人物相近或几乎相同的“心理体验”促成了其作品强烈的“现场感”。《预约死亡》无论是选材还是叙事,都将“亲历性”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使作者的“亲历”成为小说的线索。这无疑让我们感到了真实,甚至觉得不止是作品中“我”亲身经历,读者也跟着在亲身经历和感受着小说。另外,在浓烈的生活氛围中,作者极度强化了自己的主观感受。作者在文中对不同人的死亡观进行了评论并提出了自己对死亡的看法。

一 对中国传统死亡观的批判

首先,作品对人们逃避谈论普通人的死亡,拒绝认识普通人的死亡进行了叙述。作品一开头,叙述者“我”就以一个假冒的肝癌晚期患者的身份出现。我故意与丈夫谈论死亡,并播放医院里录制的一些临终病人的喘息声给丈夫听。可是丈夫对谈论死亡这个话题的态度却毅然决绝,并用手幼稚地捂住耳朵,斩钉截铁地说“我不听。我不听!”还反对“我”写的关于“临终关怀”的文章,说“你不要以为人们知道得越多越好。好奇心是有限的。我知道你是想写一篇有关临终关怀的文章,可是我要告诉你,没有人想看这样的文章,人们拒绝谈论死亡。”^{[12]294}丈夫的态度是我们民族对待死亡话题态度的典型代表。健康的人拒绝谈论死亡,一是觉得死亡离我们还远,二是觉得普通人的死亡不值得我们关注,我们崇尚的是岳飞式的悲壮的死、文天祥式的忠义的死,而蔑视普通小人物之死,看轻平平常常的非英雄非悲情肃穆之死。毕淑敏借叙述者“我”对这种消极对待死亡的行为发表了她的看法。她认为大多数人死得像一块鹅卵石,说不上太重,也不至于像鹅毛一样的飘起来,所以“我”应该去关注大多数人的死,关注普通人的死。于是,“我”去了临终关怀医院,探索普通人的死。

其次,作者对病人家属落后的死亡观念进行了揭露。医院住着一位弥留之际的母亲,她的儿子是博士,马上要到德国去学习。护照、签证、机票所有事情都办好了,可是其病重的母亲却成为他放不下的一个负担。母亲病重,但死期还不是那么快到来,出国留学的日期是一推再推,不能再迟去了。要么留下来照顾母亲直到她死亡,要么去法兰克福学习深造,这是一个矛盾。在学业和孝道之间,儿子选择了学业。但是我们不能否认他仍旧是个孝子,他也认为母亲将他含辛茹苦地拉扯大,作为独子,假如他不能给老人送终的话,他的心灵将背负沉重的十字架,悔恨无穷。于是他要把母亲的骨灰

带在身边,和“母亲”一起到国外去。为了解决母亲死期与出国日期相冲突的矛盾,他把母亲送到一家私立医院里,因为在那里母亲将得不到好的治疗与照顾,会很快死亡。儿子的孝道有些自私和狭隘。我们不能说他不爱他的母亲,毕竟他照顾重病的母亲已经很久了,只是因为德国那边不能再容许推迟日期才使他不得不让他出此下策的。可是从根本上说,还是体现了他陈旧的死亡观——“儿子一定要为母亲送终”。其实母亲在药物的维持下能多活一些日子,可是他认为他爱母亲,母亲应该和他在一起,于是他对母亲进行了不作为处理,提早了母亲的“归期”。显然,这种死亡观是不科学的。母亲是一个生命个体,她应该无痛苦地最长时间活着,我们不应该改变她的生命日程。难道非要把母亲的骨灰带在身边才是孝道?让母亲在国内继续延续生命不好吗?毕淑敏虽然没有指名道姓的说出博士的孝心有问题,但是她通过医院院长的口道出了对博士这种死亡观念的不赞同。

二 对西方死亡观念的介绍和谨慎借鉴

《预约死亡》写出了许多寻常人死的艰难与沉重。而在西方很多国家已得到法律承认的“安乐死”似乎成了大多数人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方式。面对如此苍凉无望的生存困境,毕淑敏试图探求一种具有意义的“死的艺术”(希布尔),而研究死的艺术必须提供正确的、好的死亡方式,以使人能够在精神上安于死亡。^[13]那么“安乐死”究竟是不是最好的方式呢?对于“安乐死”是否对死者、对生者有意义,毕淑敏对其进行了全面的思考,同时,这种思考是复杂并且矛盾的。

一方面,毕淑敏在小说中展现了“安乐死”的好处。病危的人们不仅自己遭受着巨大的痛苦,而且拖累儿女们,照顾将去的父母成了后人很大的负担。身患不治之症而短时间不能去世的病人们尤其如此。于是安乐死成了很多子女和病人很好的选择。文中有这样的描写,“一位80多岁的患皮肤癌的老人被送至医院,由于医护人员将其搀扶到床上而触动了癌细胞,鲜血顺着老人的裤腿灌满了两只鞋子。老人的肢体像蜂窝一般烂着,腐败的气息把周围几十平米的地域熏得像停尸房”。^{[12]302-303}从这些描述来看,病人是十分痛苦的,同时,病人子女的心情也是痛苦和复杂的。古语云:“久病床前无孝子”。老人的子女都要求医生让他早点去了,省得老人这么遭罪。另外文中还讲述了一个89岁的老人用秋衣上吊未果的故事。前面的皮肤癌患者的家人要求对其实施“安乐死”,而这位患病老人是自

己要上吊寻死。这些都反映了病人和家属都不堪忍受疾病的折磨,选择用主动地结束生命这种方式来战胜病魔。所以,《预约死亡》中是反映了很多病人或者家属是愿意用安乐死这样一种方式来结束病人生命的。

另一方面,安乐死在中国还没能够实行,这基于“安乐死”的施行是有一定难度的和“安乐死”有时不一定有实施的需要这两点原因。“安乐死”涉及很多社会伦理与道德规范,它和社会群体的死亡意识和法律制度有关。文中皮肤癌老人的儿子要求院长对老人实施“安乐死”。院长没有答应,一是因为没有这样的法律法规,二是因为他的这所临终关怀医院是以延长病人生命为宗旨的。所以,在没有先例的中国,施行“安乐死”是有巨大阻力的。我们群体排斥“安乐死”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武断地拒绝了一个好东西呢?也不尽是如此。文中通过院长之口述说了外国一桩医生对病人实施“安乐死”的案例,在案例中,医生最后还是受到了法律的调查和追究。可见并不是在所有的国家实行“安乐

死”都是合理合法的。就像英国的詹姆斯博士也不是一味赞同“安乐死”,他强调“临终的人并不是恐惧死亡,他们只是恐惧疼痛!死亡不可避免,疼痛却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我们可以长期地使用镇痛剂,保证病人毫无痛苦地走向永恒。”事实也是这样的,病人之所以选择“安乐死”,是因为他们忍受不了病人膏肓的痛苦;家属选择安乐死是因为他们不忍心看到病人那么的痛苦。既然使用足够的麻醉药品可以让病人比较舒服的离去,那么“安乐死”就没有实行的必要了。

在《预约死亡》中,作者向读者提出了很多关于“死亡”的问题。不管文本中的人物是怎样看待和处理这些问题的,作者始终在向我们表明一种她的观点——“要坦然直面死亡”。“死亡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我们不应该恐惧它,要从容面对,把死亡当作人生旅途中的重要驿站,在那里我们可以好好休息。所以,我们自己或者我们家人在走向死亡的途中,我们要让自己或者家人少受痛苦,舒服安逸地走向死亡”。这就是毕淑敏《预约死亡》中体现的死亡认知。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 [2]毕淑敏.死亡预约[A]//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当代文学名著宝库[C].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
- [3]施津菊.毕淑敏文本中死亡意境的美学追求与文化建构[M].长沙:中国文学研究,2003,2.

Criticism and Reference after Personally Experiencing

——A Discussion of the Death Cognition in *Reservation Death*

LI Xiang, YIN Hai-yan

(Literature Department,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3)

Abstract: The complex death feeling and ambivalence are demonstrated in Bi Shumin's novel *Reservation Death* through the simple and straightforward language. At the same time, Bi Shumin as an implied author interprets her zero experience and concern about death. Traditional Chinese concept of death is criticized and modern western of concept of death is referred. The novel shows a unique understanding of death.

Key words: Bi Shumin; Death Awareness; Experience

(责任编辑:张俊之)